

新  
惊悚六计  
第4辑②

惊悚  
六计

盛行于校园和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

# 阴间地图

佚名著  
鱼悠若编

博集天卷  
CS-BOOK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YANJIANG  
PIHU

# 盛行于校园和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

# 阴间地图

佚名著  
鱼悠若编

 博集天卷  
CS-BOOK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阴间地图/佚名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8

(新惊魂六计. 第4辑; 2)

ISBN 978-7-5399-4654-2

I. ①阴… II. ①佚…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8924号

## 新惊魂六计·阴间地图

作 者: 佚 名

编 者: 鱼悠若

责任编辑: 刘 霁

监 制: 蔡明菲

策划编辑: 柳 易

文案编辑: 张建霞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张 雪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 //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657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4654-2

定 价: 54.00元 (全三册)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 目录

## CONTENTS

- 故事一 死亡笔记/001
- 故事二 停电夜/012
- 故事三 味道/026
- 故事四 幸福罐/046
- 故事五 致命关联/062
- 故事六 深眠/079
- 故事七 祸水/091
- 故事八 脸侏/110
- 故事九 诡碟/134
- 故事十 黑暗中的肆虐者/150



## CONTENTS

- 故事十一 黑潮/174
- 故事十二 古寺钟声/196
- 故事十三 诡发/223
- 故事十四 地下五百米/240
- 故事十五 红蝗/260
- 故事十六 泥土传说/279

故事一 死亡笔记

文/夜先生

XINJINGHUN LIUJI DISIJI

① YINJIAN DITU





“我永远也忘不掉那天的景象。

“当我们打开那扇紧紧封闭的阴暗的小门，扑面而来一股又酸又霉还夹杂着死肉味道的腐臭，将手电灯光照射进去，在血迹已经乌黑溃烂的墙角，窝着一个长头发浑身哆嗦的女人，她的双手不停地抹着自己的眼睛、揪着自己的头发、抓着眼前似有似无的空气，一个劲儿地重复着：‘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走……’

“有女同事已经受不了屋子的气味，跑到一边哇哇直吐，恨不得把肠子都吐出来；剩下我们几个大男人艰难地靠近她，说艰难，是因为每走一步，手电照射的地方都让我们心惊胆战，这个濒临死亡的女人在饥饿的时候啃噬了所有她能摸到的东西，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血迹、她的肉迹、她的牙齿、她的指甲。

“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饥饿，怎样的求生本能，她蜷缩在角落里，一个同事大着胆子将手电扫到她的脸，只看了几眼，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一是的，是的，她的门牙已经全部掉光了，牙肉跟嘴唇全部腐烂，烂得好像被烙铁烙过的死猪肉，而且，她的三根手指都已经露出了斑斑白骨，她已经开始吃掉自己……”

我合上本子，长长吁了一口气。

这是我在“档案E处”上班的第一天，为了能调到这里，我在警局从最底层开始，整整奋斗了十年。

你们不要以为警察都多么神通广大，不要以为出了什么事都可以找警察，实话告诉你们，警局每年成功侦破的案件，不足报案的30%，剩下的只能留在那里，听天由命；所有没破的案子，都被保存到“秘密档案处”，A处处理经济案件，B处负责诈骗案件，C处、D处也有他们的工作范畴，而我们E处，专门收拾各种离奇的死亡案件。

我一直认为，杀一个人其实很容易：你有一份正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与家庭，没有任何案底。某天早晨，你像往常一样，拿着单位给买的火车票坐上火车，独自一人去某个陌生的城市出差，然后在夜晚无人的街头，把刀子捅进陌生人的身体里，又若无其事地回到酒店睡觉，若无其事地回来上班，只要你能战胜自己的恐惧，警察想找到你是非常难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出去了，却再也没有回来，就像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恶心的案子一样。

“第一个现场被发现，还是夏天的事。

“我当时正在执行夜间110的巡逻任务，突然接到指挥台的命令，说重庆路的路边，有一对夫妻发现了异常情况。

“五分钟后，我们驱车赶到，昏黄的路灯边上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边蹲着一个看上去30岁左右的男子，一个女人躺在地上，满脸糊着卷曲的头发，脸都没露出来。”





我皱着眉头看着手中的档案记录本，从今天起，在接下来几个月的作品中，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各种没有侦破的离奇死亡案件翻看一遍，手头的这个案子发生于2003年，记录人是一个很年轻的警察，里面很多模糊的细节勾起我的欲望，又重新看一次。

“我赶紧下车朝那个男人冲过去，以为男人已经把女人杀了，可没想到走近一看，躺在地上的女人正不停地口吐白沫，男人蹲在那里，双手抱着头，不住地干呕着。

“同事也走了过来，询问那个男人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男人只是指了指车里，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拿着手电照向这辆破车，它已经停在这里有些日子了，车门到处都脏兮兮的，沾满了雨水与污渍混合的锈斑，车轮子全都被扎瘪，车窗玻璃也有好几块破碎不堪，不知道谁用木板、纸壳与报纸将所有的车窗封得严严实实；据说，好事的人已经打过好几次电话，要求拖走这辆破车，可是各个部门互相推诿，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

“突然，手电的亮光照到车门的一角，我猛地发现，车门上居然还挂着一把锁！

“我不禁朝前走了一步，仔细一看，这把锁死死地将车门锁住，就像房门一样，难道有人住在里面？

“正想着，同事揪住男人，让他说话，他哆哆嗦嗦地开口，说自己只是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夺过老婆的包，扔了出去，偏巧砸到这辆车的后窗玻璃，玻璃粉碎，后窗的木板也倒下，包一下子掉进车里去了。

“听到这里，我走向车的后面，用手电照了照后窗上的那个黑魅

魑的洞。那个男人哆嗦着说，里面没有人，里面没有人。于是，我放心地朝前走了几步，用手电朝黑洞里照了几下，什么都没看见，好奇心促使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把手电和头一起探进去——

“天哪！车厢地板上，绑着一具腐烂的尸体。”

我觉得胃里多少有些反酸，档案袋里还有几张照片，是那天晚上法医到现场之后拍摄的，从图片上看，死者的四肢被牢牢地固定住，经过解剖的结论是，该死者全身的腐烂系死亡之后的自然氧化作用，死者全身没有任何致命的伤口，但是耳膜遭故意捅破，嘴巴被封住。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心理暗示的小故事，将一个人绑在黑暗之中，在他的手腕上用刀背轻轻划一下，然后拧开水龙头，让滴水的声音持续不断，这个人竟会以为是自己一直在滴血，最后被活活吓死。

那这个死亡的现场又是为什么呢？

调查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面包车的车厢经人为密闭，没有发现其他的机关，死者系自然死亡，腹中还残留着未消化完的食物。

也就是说，受害人既看不见也听不见，身处于一个完全黑暗、完全无声的世界中，活活地体验了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对于一个正常人，这简直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

“我感到痛苦。”

“发现现场的男女把手伸进车窗里想要找回自己的包，结果却摸到一只腐烂的人脚，他们狼狈地呕吐着，可那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

“我是一个警察，一个拿着枪决定别人生死的家伙。一年前，在抓捕一个持刀抢劫的歹徒时，我误开了一枪，眼睁睁看着那个歹徒



躺倒在地上，口吐鲜血，慢慢地迎接死亡，120赶到时，他已经咽了气，我无法想象那短短的几分钟，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又感受到些什么。

“后来，队长在报告里做了手脚，掩饰我的过失，歹徒的家人也因为羞于儿子的罪行没提出异议，但它在我心中，一直是个抹不去的阴影；现在看着那具腐烂的尸体，看着那双虽然已经死去很久却依然惊恐瞪着的大眼珠子，我突然觉得，或许有人正跟我一样，活在某个阴影之中，无法自拔。

“会不会是那个歹徒的父亲？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直觉，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

“当时在医院的停尸房里，我见过那个苍老的面孔，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工作服，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满脸的肌肉抖动着，不知道是悲痛还是恐惧，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躺在马路上，口吐鲜血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几百秒钟，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他年轻的儿子居然没能说出一个字，两只眼睛释放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神情，走向死亡究竟会看到什么？”

是啊，究竟什么才是死亡，这个话题已经让我深思了十年。我慢慢地闭上眼睛，心底里有一个埋藏很深的阴影，它是我咬紧牙关花十年时间来到“档案E处”的全部动力。

呼……

我接着看手里这份警察的报告。

“第二天，我悄悄去了一次那个老人的家。

“去年在他儿子火化后的某天，我买了一些东西，去他家探望。

那个老男人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我，他的老婆不停地大骂我，像个疯子一样。

“我默默地把东西放下，却被老女人一脚踢烂。

“是啊，如果不是我那一枪，他们的儿子顶多被抓起来，关个几年，又不是第一次被抓，这没什么，再怎么坏，那都是他们的儿子；可就是因为这一枪，他们的儿子不但早早地死了，甚至连个简朴的葬礼都得不到，因为报纸上都登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儿子是被警察打死的，是罪有应得，是活该。

“我灰溜溜地从他们家出来，没过几天，他们就搬了家，老两口倾尽家财，给儿子买了块墓地，同事费尽周折帮忙调查，才发现他们已经搬到郊区一户破旧的平房里居住。

“往后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打扰他们，希望他们能安度晚年，可是这一次，我不得不再次去找他们。同事们都在作出设想，是谁在废弃的面包车里设下这样一个死亡的现场，究竟怀着怎样的目的，可我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直觉，我必须要去那个老头，证明自己的直觉是错的，证明他是无辜的。

“可是没想到，当七绕八绕终于找到老头住的地方时，我惊愕地发现，老头住的两间平房之中，右边那间的所有窗户，竟被同样的木板、纸壳和报纸遮挡住，简直跟面包车的车窗一模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悄悄地绕到房子的后面，在一块废旧铁皮的遮挡下，冲着房子的窗户拍了一张照片。

“你们看到了吗？完全一模一样，如果我的直觉真的灵验了，我该如何面对自己？亲手杀掉一个人的儿子，现在又来亲手抓住他本人，如果他朝我冲来，我是不是还要拿起枪射向他？你们没有杀过人，你们不会知道杀人的滋味，这不是战争，我们都只是平凡的人，



我没有勇气面对他。”

杀人该有这样的负罪感吗？

我点着一支烟，再次闭上眼睛；在十年的办案经历里，我也见证过死亡，凶手的死，受害人的死，有腐烂的尸体，也有热腾腾的鲜血，可我从来没这么纠结过。

“我小心翼翼地再次绕到房子的前面，蹲在一棵大树后面，看着那两间屋子，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忐忑地猜测着，猜测着屋子里会不会此刻正有一个受害者，犹豫着自己是不是该冒失地冲过去。就在此时，左边屋子的房门突然打开，那个老头快速地走了出来，他依然穿着那身破旧的灰色工作服，戴着黑色的线帽子，我赶紧按下快门，结果只拍到一张他的背影，他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直接走进右边封闭的屋子里！”

“直觉在我心中进一步地扩大了，我的脑子幻化出这样一幅场景：受害人正被绑在黑暗之中，嘴巴被狠狠地堵着，老头走进去，拿着一根铁针捅进受害人的耳朵里，戳破他的耳膜……”

“于是，我赶紧给同事打电话，请求增援。”

“没几分钟，同事们蜂拥而至，老头刚好从右边封闭的屋子里出来，我们冲过去制伏了他，然后一脚踹开那屋门，没想到，里面居然点着一盏昏黄的灯，一张破烂的小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太太，正是我误杀的那个歹徒的母亲。”

“同事象征性地问了几句，老头说他们穷，玻璃破了没钱换，只好拿木板什么的挡住，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们也没钱去看病，只有这么将就着，慢慢地等死。”

“在老头说完之后，他的目光与我直直地对视了一下，我羞愧得简直无地自容，可是从他的眼睛里，我只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从容。

“往后的日子里，案子仍在继续侦破，同事们没有任何头绪，我依然无法阻止自己的直觉，不停地纠结着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老头没有怨恨的眼神？为什么老头不仇视我？我不光杀了他们的儿子，还又带着警察蹂躏了一次他们的家，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无法忘记他的眼神，他那无比从容的眼神。

“在办案的间隙，我又悄悄去过几次老头的家，远远地张望，每次老头都在那里，无比从容，无比正常，像正常的人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只是从来没见过老太太走出那个屋子。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由面包车现场的红绿灯探头拍下的录像时，才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法医处理尸体的时候，现场围观的人群里，竟然有一个戴着黑色线帽子的老头！

“没错，就是他！

“而且，不光那天有他，在那之前的一段日子里，这个老头竟然三番四次地出现在探头拍下的画面之中，每次都一样的从容，他究竟是谁？

“我赶紧冲到老头的家里，没想到老头居然没了踪影。

“是的，老头消失了，我站在远处看了很久，都没有看见他家里有半个人影，之前的好几次，我总能看见他；在犹豫了很久之后，在直觉与理智斗争了很久之后，我终于决定再相信一次直觉，相信一次我当警察以来一直信任的直觉，掏着枪冲了过去，这一次，我先冲进了左边的那间屋子，可是里面空空荡荡，不光没有人，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在一个破烂的玻璃柜子里，我看到了几个黑色、白色的药



瓶，药瓶上贴着奇怪的标签，那字实在看不懂。

“我壮着胆子拧开其中一个药瓶，里面是些味道很奇怪的小药片，接着又打开另外一个，依然是小药片；我打量着整个壁橱，拉开每一个抽屉，最下面的抽屉里居然放着一沓发黄的报纸，抽开来看，每一张上面都有一部分被黑色的笔圈圈点点，每个被圈点的部分都是关于一个英勇的警察击毙持刀行凶的青年的伟大故事。

“我不禁呆呆地愣在那里，正在这个时候，隔壁屋子里似乎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声，我不禁将耳朵贴在墙壁上，那是一种哭声，一种让人胆战心惊的哭泣！”

“我赶紧再次打电话给同事们，等待着他们一起冲进右边的屋子，我已经没有勇气自己闯进去，等到发现那个啃噬了自己的女人时，我感觉自己完全被击溃了……”

自述到此就结束了。案子尚未侦破，这名年轻的警察已经因为精神问题永久地告别了工作岗位。

我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往下还有其他警察的补充说明，首先，饥饿三天，一个人绝对不会饿到啃噬一切、连自己都不放过的地步；在对玻璃柜上的药瓶进行检查时发现，其中一瓶药中，含有足以致命的迷幻剂成分，而在受害者的体内也发现了同样的成分。

然后，通过对第二个现场的仔细侦查，发现小床下面有个大箱子足够藏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警察第一次进入这个现场时，被害人或许已经在箱子里，只是当时有生病的老太太当幌子，警察粗心地以为是自已错了，而没有搜查；但负责办案的警察坚持认为，当时那个受害人绝对不可能在里面。

后来对现场的二度侦查，以及对周围群众的调查走访得知，老头已经消失了三天的，是背着老太太走的，说是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

警方连续在火车站、汽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站蹲点，都没有发现老头的下落，警方也没有再接到类似的报案，任何线索都中断了。

老头究竟为什么会作案，究竟是怎么作的案，究竟去了哪里，至今仍然一无所知。

唯一知晓的是，两个受害人都是女性，都是无缘无故的陌生人，共同特征是都拥有大波浪的鬃发，身高都在1米65左右，跟曾经采访过老头的某报社女记者的外形非常相似；在连续两起案件发生之后，该女记者精神几度恍惚，始终觉得老头的真正目标就是自己，之后某天外出工作时，因怀疑被跟踪而误闯红灯，被一辆躲避不及的大货车撞死。

我愣愣地看着那几张从老头家发现的泛黄的剪报，上面黑色油笔圈出的部分都在歌颂警察的英勇、歹徒的活该，老夫妻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歹徒的父母”、“歹徒的父亲”，写稿的女记者根本不在乎一个丧子老人的真实感受；那些黑色的圈点表明了一个老人的绝望，重创他的不仅仅是儿子的死，还有周围所有人的冷漠，报纸上那条罪有应得的定论，让他在所有人眼中，变成一个歹徒的父亲，而不是一个丧子的老人，他连起码的怜悯都得不到。

死亡真的可怕吗？最可怕的恐怕是，生不如死，对谁都一样。



故事二 停电夜

文/聊聊



XINJINGHUN LIUJI DISIJI  
ZHI YINJIAN DITU